

阿尔弗雷德·安德施作品

桑给巴尔或最后一个理由

SANSIBAR
ODER DER LETZTE GRUND

Alfred Andersch

〔德〕阿尔弗雷德·安德施 著
姚月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桑给巴尔或最后一个理由

SANSIBAR
ODER DER LETZTE GRUND
Alfred Andersch

〔德〕阿尔弗雷德·安德施 著
姚月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京权图字：01-2017-5102

First published in 1957

Copyright © 1970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桑给巴尔或最后一个理由 / （德）阿尔弗雷德·安德施著；姚月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135-9451-6

I. ①桑... II. ①阿...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6763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张颖

责任编辑 孙嘉琪

执行编辑 郑树敏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版次 2017年11月第1版

书号 ISBN 978-7-5135-9451-6

目 录

[少年](#)

[格雷戈尔](#)

[少年](#)

[赫兰德](#)

[少年](#)

[克努岑](#)

[少年](#)

[尤迪特](#)

[少年](#)

[格雷戈尔](#)

[少年](#)

[赫兰德&克努岑](#)

[少年](#)

[尤迪特](#)

[少年](#)

格雷戈尔

少年

克努岑§格雷戈尔

少年

赫兰德§克努岑§格雷戈尔

少年

尤迪特§格雷戈尔§克努岑

少年

尤迪特

少年

格雷戈尔§克努岑

少年

赫兰德

少年

尤迪特§格雷戈尔§赫兰德

少年

尤迪特§格雷戈尔

[少年](#)

[克努岑§格雷戈尔§尤迪特](#)

[少年](#)

[赫兰德](#)

[少年](#)

[返回总目录](#)

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久卧在大海的迂曲漩涡之下，
他们不会像卷曲的风儿一样死去；
当筋骨松弛在刑架上挣扎，
虽受缚于车轮，却一定不会屈服；
他们手中的信仰会被折断，
独角兽似的邪恶刺穿他们的身躯；
纵然粉身碎骨，他们一定不会屈服，
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狄兰·托马斯 [\(1\)](#)

注释

[\(1\)](#) 狄兰·托马斯（1914—1953），威尔士诗人、作家，引诗出自其诗集《死亡与出场》。——译者注

少年

密西西比河才是对的，少年想，人可以在密西西比河上偷一艘独木舟，划船出去，如果真的像《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那本书中描述的那样。而在波罗的海，独木舟却不能把你带去远方，更何况在波罗的海你也找不到一条快速灵巧的独木舟，而只有那又旧又笨重的手摇船。他从书上抬头远望，特雷讷河桥下的水静静地缓缓流淌。一棵柳树，他坐在树下，柳条垂挂到了水中，而对面的那家老皮革厂却总是无声无息。密西西比河一定是比这被废弃的皮革厂的仓库和缓缓流淌着的河上面的柳树更有趣。在密西西比河，你一定可以消失，而在皮革厂的仓库和柳树下，你最多也只能躲藏起来。在柳树下躲藏，也只能是当它还有叶子的时候，而它已经开始一堆堆地落叶子了，还把褐色的水变成了黄色。躲藏并不是一件正确的事，少年想——人应该能消失。

人应该能消失，但你也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地方可以去。你不能像父亲那样做，他光想着要消失，但却总是在辽阔的海上漫无目的地行驶。而如果你除了大海，没有其他目标，那么你总是还要回来的。真正的消失，少年想，只有当你真正到达了在辽阔大海后面的陆地之后。

格雷戈尔

这完全是可能的，格雷戈尔想，前提当然是如果你没有受到威胁，那么你会将一排排挺立的松树当作帷幕。就像是这样：将浅色的树干作为旗杆，在灰色天空下无声飘动着的黯绿色的旗帜，直到从远处望去，它们筑起一面酒瓶绿色的墙。几乎是黑色的、落满澳洲坚果的路可以被视为两幅幕布的接缝。如果你沿着这条路骑自行车，你就可以拉开帷幕。几分钟后，帷幕会自己打开，并将奉献给你一幅美景：城市和海岸。

但是如果你正受到威胁，格雷戈尔想，一切就都是雷同的。这些东西完全都只享有它们自己的名称而已，没有任何超出其名称的意义。

因此，只有一个事实：松林、自行车、街道。如果走过了森林，你将会看见城市和海岸——没有表演的舞台，而是威胁的现场，将一切速冻成为无法改变的现实。一栋房子还是一栋房子，一个巨浪还是一个巨浪，不多也不少。

只有到了威胁地带的那一边，离海岸七英里，到一艘驶向瑞典的船上——假如还会有开往瑞典的船的话——，那么海，比如说这大海，才又能与鸟的翅膀相比，或与从冰冻的深蓝飞出的巨大翅膀相比，它们在晚秋飞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至此，海只是海，一堆运动着的物体，人必须检验它是否适合承担逃亡。

不，格雷戈尔想，我是否能逃脱并不取决于海洋。大海能承担。这取决于水手和船长，取决于瑞典或丹麦的海员，取决于他们的勇气或他们的贪财，还有，如果没有瑞典或丹麦的海员，那么将取决于雷里克的同志们，取决于同志们及他们的渔船，取决于他们的洞察力和想法，甚至取决于他们的洞察力所窥见的一次历险和他们的想法所能够实施的一次简单的、扬帆的行动。格雷戈尔想，如果这件事只是取决于海，而不

是人，那倒简单了。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桑给巴尔或最后一个理由》（德）阿尔弗雷德·安德施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736.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